

留声机

林恒立

遇见文史沙龙

五年前的一个周末,我到厦门市图书馆,在门口看到一块指示牌,原来是厦门文史沙龙活动,主题为“厦门籍的抗战将领”。彼时,我正在搜集鼓浪屿籍抗战人士资料,见此十分高兴。循着信息,我来到二楼的文史沙龙活动地点,抬头见到“专家阅览室”字样,颇有几分胆怯。印象中,“专家”二字或多或少与“遥不可及、深不可测”相关联。站在门口的元基兄看到我,热情地邀我进去。好吧,既来之则安之。

甫一入内,但见中央端坐一慈眉善目却颇有气度的老者。不用说,这位就是时常见诸报端的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老先生。他身旁坐着厦门市原副市长潘世建、资深收藏家陈亚元……个个名头响当当。“好家伙,这样的豪华阵容,讲座不显得‘高深莫测’才怪呢。”我暗自思忖。

洪老开始介绍此次的演讲嘉宾——政协文史学宣委的卢怡恬先生。卢先生是鼓浪屿二中校友,而他要开讲的抗战将领陈文总也曾在鼓浪屿居住过,说起来真是机缘巧合。卢先生为大家展示史料和影像,生动讲述这位爱国人士的传奇一生……不少事迹,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卢先生讲后,洪老这位人称“厦门活字典”的专家又进一步补充相关资料,让我长了不少见识。而潘老关于“爱国主义教育从小抓起”的发言更是感人肺腑。专家们的博学,严谨令我敬佩不已。而听众提问环节,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何为“接地气”的专家风范。无论八秩老者,抑或八岁少年,听众的任何疑问,在座专家都十分耐心作答。

此次与文史沙龙相遇,让我从此成为它的忠实听众。虽然沙龙基本都安排在周末,但只要没有特殊安排,我场场打卡。即便有特殊安排,我也想方设法匀出时间。记得2019年春节前,萧春雷老师全视角解读厦门地理的《读城》讲座,我是听完讲座去赶动车出差的。

社会上常有一种误区,认为“文史”就是一些“市井掌故、茶余闲谈”,是上不得台面的学问。事实正相反,“文史沙龙”的主题真是包罗万象,抗战史、地理学、华侨史、海关史、闽南话研究……而演讲嘉宾,真可谓“只有(你)想不到,没有(我)请不到”。叶胜伟、萧春雷、陈毅明、陈章志、李如龙、庄海燕……通过文史沙龙这个平台,实现与专家零距离互动,这已然不是梦想。

再过几期就将迎来沙龙第100期讲座。在此,我谨以一名忠实听众的身份,向诸位老师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感谢,祝福厦门文史沙龙越办越好!

情网

佳艺

乡愁几许

月儿圆了最想家,常在梦里回故乡。弯弯的月钩,时常勾起几多的乡愁,难忘的乡愁常常涌上心头。乡愁是什么?

乡愁是那山。家乡的云台山,青山青,绿树成荫且不说,有诗为证:“云台北上千山秀,梅岭南来一路春”。春有桃花盛开,秋来菊花绽放。花香伴随鸟语,“山光悦鸟性”“好鸟叶间鸣”,尤其令人难忘。那山上的一花一叶总关情,漫山花香醉旅人。山中的子规鸟,一啼一鸣扣人心弦,催人遐想。那山里还有成片成片的杨梅、荔枝、龙眼等果树,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发财树,沉甸甸的果实丰厚了果农的腰包。

乡愁是那水。家乡门前的那条小溪虽无大名,流水淙淙,细水长流,浇灌着家乡的禾苗,滋润着乡亲们的心田,养育着子子孙孙。故乡的水,是生活之水,是生命之水,是养育之水。

乡愁是那土。家乡的土地虽然稀有(八闽大地素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说),但格外芳香,父老乡亲,春秋双播水稻,可谓“田田流水稻花香”;冬种小麦大麦,人云“晴日暖风生麦气”,弥漫着“日长处处莺声美,岁乐家家麦饭香”的丰收喜悦,展现着“家家麦饭美,处处麦歌长”的美丽景象。

乡愁是那云。家乡山清水秀、景美、生态好,因而,天空是蓝蓝的,时常飘来朵朵白云,“白云浮动蔚蓝天”,云卷云舒,那是游子与乡亲的传递联络纽带,递送着游子缕缕思乡、恋乡的情意,宛如“浮云游子意,落日故人情”。

乡愁是情,是爱。乡愁是“慈母手中线”,那一针一线来穿寒衣、织补,为的是不让孩子身軀受冻着凉,为的是及温暖孩子的心窝。乡愁是袅袅炊烟飘来的阵阵清香,那是奶奶为儿孙、为家人精心熬煮的养胃美粥。乡愁是爷爷“锄禾日当午”的辛勤劳作的背影,乡愁是爸爸“三尺讲台传道义、两鬓白发写春秋”教书育人的背影。乡愁是布衣饭菜,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乡愁是抓不住、回不去的从前,是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怀念。

乡愁永在。日久他乡即故乡。但鬓毛虽白身渐老,乡音不改;桃花依旧人面改,乡情不改。天再高,地再厚,乡愁不改。正如歌手程琳演唱的《故乡情》,道出了离乡游子的心声:“他乡也有情,他乡也有爱,我却常在梦里故乡行”。

老照片

行野

留存春天的影像

这张黑白照片距今近四十年了。圆形构图中,一个胖嘟嘟的娃娃穿着妈妈织的厚毛衣,围着小花围兜,眼睛盯着一束油菜花。年轻的母亲黑发微卷,笑眯眯指着油菜花,似乎和娃娃说着什么。很多年以后,我看到这张照片,总想起那句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。自然的喜气和物是人非的愁绪总是交杂翻腾,它们静默不语,却幽幽地诉说着年华流逝的怅惘。

这张照片是父亲为我们母女拍摄的。父亲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,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并不富裕的年头,他拥有诸多时髦玩意,比如“三洋”收音机、“金角”电子琴、“国光”口琴以及几支笛子,拍照用的“海鸥”牌照相机是结婚时专程去上海买的,用珍贵的票券换回这些灵巧时尚的物件。

每到春天,兴致盎然的父亲带上照相机,我背上蓝色小挎包,父女二人踏山寻花。南方的山不高,但连绵起伏,海雾环绕,很有情致。

我们喜欢去青龙山和墨泉岭,青龙山上有遍野的桃花,艳粉如霞,飘落在半空,有微弱的清香。父亲折几枝叫我握住,调整镜头,“咔嚓咔嚓”,将探头探脑的我捉进相机。墨泉岭下则是成片油菜花,我至今仍记得那一片金黄的苦香和徜徉其间的小蜜蜂。

年轻的父亲那么英俊,满面春风,笑语不绝。“把头偏过去一点,花拿得低一



些,对,对!微笑……”父亲爱指导我照相,“你是我的模特!”他笑嘻嘻地对我说。

我翻儿时的相册,发现我诸多老气横秋的姿态,不是像老干部一样将手背在身后就是双手叉腰,一只脚踏在石块或其他凸起物上。父亲大约是个不怎么优秀的指导者,可他用热情把我圈定在某年某月的时空中,把那小小的人儿永恒保存,他按下的快门叫我几十年后仍能感受桃李满握、菜花盈眼的快乐。

父亲的抽屉里有一本摄影协会的会员证,照片中的他身着皮衣,是个时髦后生。他甚至有自己的暗室,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,他弯着腰,安静地冲洗着一张张黑白照片。后来,这台相机在父亲去奉化探亲时掉落泥地,镜头污损,于是成

了我的“玩物”。我还记得那“咔嚓”声中缓缓打开的镜头以及精致的皮革上凸起的圆点。

父亲一生不得志,为此郁郁寡欢,他在某个冬日意外离世。我回忆过往,只记得等我长大后,同他上山的日子只有每年清明节。

有一年清明节,两人下山后路过农舍,见菜碧池清,鹅白桃红,不禁畅怀,而我们,不再拍照,不再寻花,只匆匆一瞥,各自回家忙碌,而母亲更是为生活奔忙,青丝早早染霜。

时光稀释了生命的浓度,把欢欣淡去,“人生如寄,多忧何为?今我不乐,岁月如驹。”因此这张黑白照片历久弥新,春天里的故事也就显得格外珍贵。

斗草戏

土名“大麻子”的蓖麻,其叶色碧翠,形态小如掌大如伞,采一两片,恰好可顶上遮雨蔽日。这灵感多来自小人书里战士们急行军、侦察中的伪装。不过顽童还有其他玩法:先掐一段连叶带茎的蓖麻,长度半臂上下,再把掌状的叶子沿一圈撕去外部,留下拳头大小的一圆状叶,然后伸出食指横亘在叶茎交接处,再以顺时针方向绕着手指小幅度摇动,这样立马带动蓖麻转起圈来。原地玩多不刺激,要是在竞速跑中边打圈,层次是不是更高更有趣呢?

女生天生手巧,她们玩劲玩样也不赖。比如把狗尾草编成兔子模样;把虎尾草织成小扫帚;把胭脂花当成耳环;把地瓜藤折成项链……

最能显摆阳刚之范的,是做“竹枪”、打

粒粒皆辛苦

大幅度提高,浪费现象比比皆是。曾几何时,老一辈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的谆谆教诲渐渐远离,奢侈之风盛行。

经常看到不少餐饮店,泔水桶里堆着满满的残羹剩饭,或许是有的人觉得饭菜难吃,没吃几口就不要了;或许是面子问题,明知吃不了也要多。我的父母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,那时大家没粮食吃,到处找野菜,挖野菜,甚至啃树皮。我的童年虽然没挨过饿,但是我见过父亲所在工厂周边农民收割稻穗,见过他们用镰刀把长有稻穗的稻秆一束一束割下,然后一打一打地把带有稻穗的稻秆放在打谷机的滚轮上,边踩踏板,边将稻穗放进打谷机,左右摇晃打出稻谷,还借用工厂的大操场晾晒稻谷。一旦遇到阵雨来袭,他们抢收稻谷时一脸慌张与痛心。“民以食为天”说的是粮食是生命之

慢品茯苓滋味

的激情。正当我感到无趣之时,口腔里忽然涌来一股暖气,带着滋润的甘味,随着津液,从舌根蔓延到舌尖。原来,刚刚咽下的茯苓粉,被口腔黏液“俘虏”了,茯苓的有效因子被激活,发挥了它正常的功能。我这时才想起人们把茯苓这个“土疙瘩”称为“金疙瘩”是有依据的。

两千多年来,茯苓一直被视为珍品,享有“十方九苓”“药膳白银”之美誉。古人认为其为松树精华所化生,称之为“伏灵”。茯苓自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,靠分解、吸收松类植物死亡的根或埋在土下的松木、松枝的营养进行生长。由于功效广泛,能祛湿健脾、宁心安神,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,不管寒、温、风、湿诸疾,都能发挥其独特功效。去年受长汀林业局所邀,在茯苓产业链

开篇

郑信托

“四知”传人

上世纪90年代末,大家的生活渐渐富裕起来。我上初中那会儿,村里好些人家盖了新房,房子的门楣上大多写着“某某衍派”“某某传芳”。爷爷告诉我,这叫“堂号”,是主人姓氏的标志。我看了一圈,这些堂号大多是“高阳衍派”“江夏传芳”一类的地名。只有一姓杨的同学,他家门楣上写的是“四知衍派”,显得格外特别。“四知”是啥意思?村里问了一圈,没人说得上来,那同学自己也不清楚。

上大学后,我读《汉书·杨震列传》,才找到答案。东汉名士杨震有“关西孔子”的美誉,不仅博学多识,而且正直无私,严于律己。杨震有一次途经昌邑,县令王密正好是他之前举荐的人。王密感激杨震的知遇之恩,晚上悄悄去拜访,并送金十斤为礼物。面对故人送来的重礼,杨震叹了口气:“故人知君,君不知故人,何也?(我们是老相识了,我了解你,可是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啊!)”王密以为杨震是担心被人发现有所顾忌,赶忙说道:“暮夜无知者(现在是深夜,没人知道此事)。”杨震坚决拒绝,正色说道: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,何谓无知?”王密羞愧不已,携金狼狽而归。

杨震掷地有声的“天知、神知、我知、子知”合起来正好是“四知”。杨氏后世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品格高尚的先祖,便以“四知”为堂号。

我那同学当时在外地读书,寒假见面时,我与他聊起“四知”典故。他大为兴奋,拍着大腿说:“原来老祖宗这么光明磊落!以后‘四知’这俩字就是我们的家训了,咱不能给祖宗丢脸!”后来,他的QQ昵称改成了“四知传人”,签名档写的是“君子慎其独也”。“昵称怎么改了?”我明知故问。“铭记老祖宗的教诲!”我笑他的一本正经,也暗暗佩服他敢于郑重其事。

又过了几年,碰上拆迁,我们村拆了一大半,包括他家。他跟我说:“房子拆了,门楣当然不可能留下,但是门楣上那两个字已经深深地印在这儿——还有这儿——”他用食指点了点脑袋,又指了指心,“以后有了小孩,我也会跟小朋友讲这个典故,‘四知’家风要一代代传承下去。”

后来我们见面少了,偶尔跟其他同学提起他,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一致的:正直、靠谱。我想,他还真没给祖宗丢脸。

今年春节放假,我在家带孩子读《笠翁对韵》,读到“下和三尺童,杨震四知金”这句,马上想起那久违的杨同学,那段尘封的往事。

(作者附言:孩子总觉得作文难写,一写作文就畏难、拖拉。我想给孩子做个榜样,和他约定,我给“城市副刊”投稿,如果能发表,以后孩子写作文不许抱怨、不许拖拉。请编辑指正。)

履痕

郑启荣

眉峰聚处眼波横

河边人家数百户,山前鸡犬两三声。上赤是武平的一个小山村,四周群山起伏,山峦叠翠,一泓碧水穿村而过。最美是每年四月桐花盛开时,若白云出岫,如雪花飘舞,田野山头处处缀满诗情画意。

上赤因水而美,最美的是那条穿村而过的河。源自岩前,十方的溪水,在洽溪汇合进入上赤后,水面变得开阔而舒缓,山峦倒影,波光粼粼,尤其是两岸高大茂盛的枫杨树,让这条原本不出名的河流美得风情万种。三道桥有如三道彩虹,横卧在碧波荡漾的河面上,一年四季景色变幻,斑斓了这一方水土,人们称此景为“溪桥晚眺”。

很久以前,这条河清澈见底,村民直接来此挑水煮饭,甚至掬水而饮。清晨妇女们洗衣洗菜,夏天孩子们游泳嬉水、摸鱼捉蟹。而贫困的村民因这条河得以改善生活,在经济匮乏、粮食歉收的年代,河里的鱼虾蟹帮助村民们度过了饥荒年月。村里的青壮年背上行李,手握长篙,过急流、闯险滩,避礁搏浪,将山里的木材和山货水运放排下广东,以换取粮食、盐、糖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。

因为这条河,上赤便多了几分姿色。据说上赤古时有“村中八景”,而八景中与水有关的占了七景,溪桥晚眺、藤头瀑布、镜秋澄潭、天然古井、观澜书室、莲湖清院、石榴花滩,每一景都有其独特可观之处。

几年前,我曾经上赤驱车岩前,过上赤不久,转过几道弯,眼前赫然一湾碧水,水面开阔,平静如镜,山映斜阳,但见四面青山眉峰聚,一泓碧水眼波横,盈盈眉眼处,脉脉一斜晖,好一个山清水秀之地!想必此处便是“镜秋澄潭”!

澄潭周边没有人家,这条路也不是交通要道,来往的人不多,这么美妙的风景深藏一隅,有如深闺美女无人知晓,委实可惜,但也因此留存一方“净土”。澄潭开阔旷远,清静得出奇,平时在城里各种嘈杂喧闹声不绝于耳,而这里,无丝竹之乱耳,无凡尘之喧嚣,其水可涤尘,其静能滤心,人临此境,心不由得也澄净了。

百年枫杨绿两岸,千朵榴花醉一滩。如今,河岸建起坚固的防洪堤,种植了观赏树。上赤已成为真正美丽迷人的水乡。